

# 對立衝突的夢幻之美

## ——論路羽女士詩集《月色朦朧》中的張力

■ 趙小琪 袁 媛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文化的島嶼，其濃厚的商業氛圍和發達的都市文化繁衍出了興盛的通俗文學，極具香港特色的武俠小說、言情小說也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事實上，香港不僅有快意恩仇、敢愛敢恨的俠客，纏綿曖昧、情絲不斷的癡男怨女，還有清明純粹、含蓄古典、懷有純文學理想的詩人。女詩人路羽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路羽女士1978年定居在香港，她的詩輕柔典雅，在簡潔明朗的意象之間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惆悵，婉轉雋永，韻味無窮。不過，當前學界對於香港詩歌的研究並不充份，現有的研究也多是從詩人自我身份的建構、對於城市的書寫與想像等這些主題思想的角度去探討，較少有人從審美的角度去挖掘香港詩歌的美學價值。因此，對路羽女士這樣一位極具個人特色的詩人的詩歌藝術進行探討，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路羽女士的詩歌雖然柔美夢幻，溫雅朦朧，但在這種模糊美之下卻飽含著撼動人心的張力，令人回味無窮。本文將從主題、結構、語言三個方面來探討路羽女士詩集《月色朦朧》中的獨特魅力。

### 一、矛盾對立的主題張力

#### (1) 悖謬的歸家主題：回不去的故鄉

路羽女士出生在質樸的古城泉州，懷揣著對故鄉的不捨與依戀，她來到了這個快節奏的繁華都市。當時的香港還屬於英國的殖民地，處在這樣一

種與大陸割裂、與淳樸的鯉城相悖的環境之中，鄉愁之情便如潺潺清泉從她筆下緩緩流淌而出，匯成了這樣一首首哀婉的詩。

不同於其他詩人直抒胸臆的熱切表達，路羽女士的鄉愁詩呈現出一種冷靜克制之美。她從不著力刻畫孤獨遊子內心的淒慟哀絕，也不濃墨重彩大寫特寫故鄉的溫情美好，她以簡潔而有節制的筆力，將遊子漂泊無依、形影相弔的飄零之景和故鄉溫暖卻遙不可及的隔絕之境並置在一起——可望不可及、可念不可依、可愛不可歸，遊子內心的隱忍之慟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夜色的垂簾/掛住流星/風帆/徬徨/女兒的窗口/懷念起/浪花的鯉城/是母親遺下的笑容。”在《視窗》這首詩中，詩人並沒有直接將鏡頭對準異鄉人，而是用轉瞬即逝的流星和飄蕩徬徨的風帆這兩個意象營造出縹緲無依之感。然而，遊子的孤零與流星、風帆又是不同的。流星雖然僅僅閃耀一瞬，但它卻仍有被夜的幕簾掛住的一霎，在這浩渺的夜空中擁有一個短暫的停留；風帆此刻雖然在浩瀚的海上迷茫搖晃，卻總有鯉城為它指引方向。但對於窗前的女兒來說，遠方的鯉城既是鄉愁的唯一承載體，又是時刻提醒她母親早已離去的、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疤，一個“遺”字，道出了無盡的哀傷。至此，風帆的徬徨又多了一重含義，若是窗邊的女兒希冀揚帆歸鄉，即使拋卻現有的一切，即使闖過所有的風浪，又能如何？沒有母親的孤兒如同

無根的浮萍，怕再度漂回原來的池塘，也覓不回可以挽留她的。物是人非，身在鯉城，心又可以寄放何處呢？除此以外，在《飄泊》一詩中，她將遊子的萬千愁緒寫得更為透徹。“我是一隻船/航行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歸宿” 詩篇一開始便點明主體的身份——一艘永遠在路上的船，一艘永遠無岸可依的船。“搖晃著鄉愁/我們/相遇在/故鄉的岸邊/水被大地囚禁/鳥在張望/兩隻/空茫茫的眼神”。<sup>3</sup> 船隻滿載著鄉愁回蕩到故鄉的岸邊，卻並無半分歸鄉的喜悅。流動的水花沒有一絲自由，它們只是這茫茫大地的階下囚，船隻在這些水波中飄搖，從一塊陸地遊蕩到另外一塊。孤零零的島嶼空洞地等待，茫然地看著這些船隻停泊靠岸，它們認不出船上承載的愁思，小船又確是為它而來。因此，陌生的遊子便只能繼續遊蕩，故鄉的岸或許能增添些許的慰藉，卻再也給予不了回家的溫暖與親切，飄泊成了這些船唯一的宿命。

如此，故鄉的熟悉與陌生、遊子的希望與失望，在這短短的詩行中對立衝撞，在這種傷感無奈的愁緒中撕扯出路羽女士鄉愁詩的淒絕之美。

## (2) 衝突的古今之爭：闖入現代的古典

燈火輝煌，車馬如籠，從古樸的小城走到這個繁華的都市街頭，心懷純文學理想的路羽女士，不禁也會對現代性進行反思。

她在《寺廟》一詩中就表達了自己對於古典和現代之間的距離的思考。“霧中的竹林深處/擁抱著香火的/是一座寺院/信眾的腳步追隨著木魚聲/節奏緩緩由遠而近/何其現代的香港/何其鼎盛的廟堂/人神共處/我在仰望如一座山巒般的佛像/思考我們相互之間的/這一段距離/該怎樣去衡量。” 詩的開端被放置在一個非常靜謐幽深的場景之中，穿過重重青翠的竹林，透過氤氳的迷霧，肅穆雅致的寺廟靜坐於此，與世隔絕，不染塵埃。但，如此幽靜的地方卻對鍾情香火的現代信眾敞開了懷抱，木魚聲伴著腳步聲連綿不斷，絡繹不絕的廟堂竟與摩肩接踵的街頭有了微妙的相似之處。靜與鬧、人與神、現代與古典，種種衝突的元素都彙集在這個小小的寺

廟之中，這些矛盾之間的距離究竟要如何衡量呢？

“我”仰望佛，佛沒有回答，“我”也沒有回答，種種衝突都消解在這個無聲的問號之中，哲意深遠，令人深思。如果說《寺廟》一詩僅僅表達了詩人的困惑，那麼《秦俑》一詩則直接點明了現代對古典造成的變化與衝擊。“已經沉睡得太久了/終於你們醒了/破土而出/帶著已經出鞘和尚未出鞘的/刀和劍/從遠古的秦朝直奔而來/來到一個不需刀與劍的/舞臺”。這首詩是詩人在西安參觀兵馬俑之後寫下的。沉睡許久的戰士終於醒來，他們雄赳赳氣昂昂地揹著刀劍，滿懷鬥志地準備投入下一場廝殺，卻沒想到，重見天日之時竟也是改朝換代之日。刀劍不必再被血肉浸染，轉而成為了被觀賞的道具；戰士也不必再上戰場，而是成為了浩瀚歷史中的一個證人。他們只需永遠保持這樣劈殺的姿態即可，只需安靜地被欣賞仰望即可，在這個不需要刀劍的現代舞臺上，戰士也不再需要去完成戰鬥的使命了。如此，詩人將跨越千年的時代巨變蘊含其中，以刀劍的雄壯氣魄始，卻以戰場變舞臺，刀劍再無用的結局戛然而止，巧妙地展現出了現代對古典的衝擊，令人回味。

## 二、互容互補的結構張力

### (1) 視角互補：被觀看的觀看者

路羽女士的詩歌中常常存在雙重視角，她一方面賦予詩中景物一雙眼睛，讀者可以以這個物體的視角，將自己代入這個圖景之內來洞察景觀；另一方面，讀者也隨著詩人的筆觸擁有一個超脫於圖景之外的、全知全能的視角，亦可以在此景物之外去審視這個物體。例如在《欲望》中詩人這樣寫道：

“把一片片\羽毛似的葉子\吹上\夜空\又讓她\慢慢地降\池沼暗綠色的瞳孔\倒掛著\一枚月亮\風\在黑色的閃遊\衝動\欲望”。在這首詩裡，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化成暗綠色的池沼，借由池沼的瞳孔看到了月亮，成為了這個夜色中的一份子；但同時，詩人也賦予讀者從這情景之中抽離出來的權利，化身旁觀的局外人，讀者看到了羽毛般輕盈的葉子在漆黑的夜空中自由地飄落，看到了墨綠色的暗沼中暈開

了一抹鵝黃，看到了風裹挾著欲望在這寂靜的夜裡焦躁地騷動。雙重視角相互補充，讀者自由地遊弋在情景內外獲得了無限的審美自由。

不僅如此，路羽女士還非常擅長通過視角的轉變，來營造一種局內人與旁觀者的對視感。這在《失戀》這首詩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對著海岸無言的\一隻銀色的鴿\迷茫的兩眼\曾一度追溯過\白日歡笑\當夜涼觸及前額\你\冷冷窺伺著\未眠中的我” 詩歌一開始是以失戀者“我”的視角寫自己獨坐在岸邊，追憶往日歡聲笑語的惆悵之景，此時此刻表達的是失戀者對於昔日戀人的思念。隨後，筆鋒一轉，觀察者又變成了曾經的戀人，讀者借由戀人的眼眸看到了“我”整夜難眠，心如刀割的痛楚，“我”抬頭與昔日的戀人對視，卻只感受到了他冷冷的目光。如此，讀者在“我”、昔日戀人以及旁觀者這三個視角裡不斷轉換，既完成了二者的對視，又以局外人的身份對兩個主人公的對視進行了凝視。不同的視角相互補充，為整首詩增添了豐富的層次，詩歌的結構也因此變得立體多元。

#### (2) 時空互補：被空間化的時間

路羽女士詩的另一種張力，體現在時間與空間的互補上。她常常把時間具象成某種可以度量、可以容納、可以觸摸的一種物體，以此實現一種時空的補充與融合，讓讀者切實地感受到了時間意義上的恒遠，與空間意義上的遙不可及。《深秋》一詩就是一個例證：“就這樣\您帶走了十月的深秋\令追隨您的落葉\無家可歸\總好像\您還站在石榴樹下\是否思緒還在牽掛\小屋和兒女\幾千個黑夜了\隔離的黑夜\母親啊\您在那個世界\我在這個世界”。在這首詩中，時間意義上的十月深秋被詩人化成一種可以隨身攜帶的物體，變成可供落葉棲身的一個家園，詩人並沒有從傳統的角度，通過凸顯時間的流動感來表達時間的流逝，而是通過從空間意義上的“被帶走”表現出歲月的流轉。除此以外，詩人還將母親離去的幾千個黑夜具象成用來衡量距離的尺度。幾千個黑夜，既體現出了母親離去之久，又彰顯出母親與“我”之間重重疊疊的難以跨越的障

礙，最終詩人不得不感歎，自己與母親終究是處於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

在《逃亡的靈感》中，時間的空間化則更為巧妙。同樣，詩人並不直接抒寫時光的消逝的感慨，也不明白地描繪萬物在歲月中的變遷，而是將葉子由青翠變枯黃，由枝頭飄落空中以及葉脈從清晰柔嫩變為模糊乾枯的過程，寫成是飛葉自由、自主地在時空的隧道中完成的一次旅行：“一片飛葉輕輕化入\時光隧道\瞬間在臂上逐漸鬆弛\記憶的脈絡淡出思緒”。接下來，表示時間階段的雨季被化作一種空間意義上的囚牢，靈感從雨季中沖湧而出展開自己的逃亡：“你走時風雨飄搖\落盡最後的一滴淚水\走出雨季\靈感開始逃亡”。在歲月的不斷遷徙之中，靈感終於被漸漸研磨成了一首首優美動人的詩歌，而在路羽女士的詩中，歲月不是傳統的時間尺度，而是穿針引線的織女，是繁花爭豔的錦緞，將這一段段詩篇呈現出來的載體：“一些疏懶的雲朵\忽然被喚醒\歲月在穿針引線\呈現出一首首小詩”

如此，詩人打破常規意義上的時空觀念，將時間與空間相互雜糅，給讀者提供了一種通感式的奇幻體驗，也讓詩歌的結構煥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張力。

### 三、錯位含蓄的語言張力

#### (1) 主動的客體與被動的主體

路羽女士的詩歌語言也極具個人特色。她不渲染宏大熱烈的場面，而是常常在靜止的事物之中包含一種彎弓待發的運動感，將文學的不平衡之態包孕在平衡之中。

路羽女士詩歌中以靜寫動的語言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不以普遍意義下的運動主體為動作發出者，而是以通常情況下的動作承載者或者畫面中的輔助景物為動作主體。二是採用擬人的手法，讓生活中最常見的靜物運動起來，在靜態的景象之中表現運動的張力，達到陌生化的效果。例如《貓眼》一詩：“潮起潮落\又一個無奈的\暮無聲地\抹去青牆\抹去綠樹\抹去枝頭精心壘築的\鳥巢\海岸淪陷\如同我\唯有思緒還醒著\聳起鬚鬚\在夢的古老金色中\做最後一次\飛翔\濤聲殞落了\又一顆星星\夜的肌

膚\任憑\一隻貓的目光\緩緩紋身”。以平常的目光來審視的話，暮色本應是詩歌中一切景象的背景牆，青牆、綠樹、鳥巢則是背景之上的主要景物，詩人卻反將作為背景裝飾的暮色視為運動的主體，暮色中的各個景物視作客體，用一個“抹”字將賦予了靜態的暮色主動性，仿佛是它故意要遮蓋住這夜景之中的青牆、綠樹、鳥巢，將本是這夜色中的主角的三種景物置於了被動地位。下一節中，浪潮拍打海岸使得海岸淹沒在海水之中，浪潮是主體，被淹沒的海岸是客體，但詩人卻反客為主，將海岸的被淹沒寫成了一種具有自發性的淪陷。除此以外，在《垂釣》之中也有這樣的表現：“月在發電\走出冰點的臘梅\垂釣\春天”。月下臘梅，月亮本應是作為陪襯，而臘梅的綻放與月亮無關，是一種自主自發地盛放，但路羽女士卻另闢蹊徑，將臘梅的盛開寫成是月亮主動發電的召喚，如此一來，詩人運用擬人的手法使得主客顛倒，月亮為主，臘梅為客，整個畫面則更是增添了動感和奇幻的意味。同樣，春天和臘梅的關係，也被詩人顛倒了一番。正常情況下，春日的氣息喚醒了臘梅，使得梅花早早綻放，報告春日即將到來的訊息，春天是主體，臘梅是客體，但詩人卻在詩中打破常規，將臘梅寫成是春天的垂釣者，臘梅主動引導春日的到來，這樣的表達令春天和臘梅的關係有了新的解釋。綜上，主客體的顛倒，和動靜的錯位，使得詩歌更加富有張力。

## (2) 有限的語與無限的意

路羽女士的詩歌還傳承了中國古典詩歌的趣味，她的語言凝練簡潔，含蓄雋永，通過意象的並置營造出某種獨特的意境，但她卻點到為止，注重留白，給讀者留下了想像的空間和無限的韻味。這樣的語言特點主要有兩種表現：一是用一個極小的意象表達宏大含義，比如《注目》一詩：“不是薄霧\不是風\是生機充滿了山野\有所祈求\有所奉獻\有感於\一片嫩葉的舒展\我輕輕彎下腰\在春的深處\進行著\莊嚴地注目禮”。充滿朝氣的山野讓詩人為自然的勃勃生機所感動。然而，詩人並沒有大

肆描繪山間的花草樹木是如何蓬勃生長，萬物的顏色又是如何明亮鮮豔，而是僅僅選取了一片小小的嫩葉，用“舒展”一詞點出它向上的活力與充滿元氣的生命力，然後詩人再通過自己與它的對視，將這個廣博而富有生氣的自然而自己聯繫在一起，並借此表達詩人內心對大自然的崇敬。以小寫大，飽含哲思。

第二種，則是通過留白的手法，使得文本獲得了多種闡釋的可能，讓讀者從幾個簡單的意象之中獲取了無盡的意蘊。如《夢》這首小詩：“風是灑脫！浪是溫柔！他們的腳步\在八月的碼頭\.....一聲汽笛\有個夢掉入潮中”。詩名為夢，但全篇卻沒有一句寫明這個夢究竟是什麼？誰在做夢？為什麼結束？在一片歡樂的景象之中，夢落入潮中而破碎。如此留白式的寫法必然也會引起讀者的多種理解。比如這首詩一方面可以視作是描寫久別的友人相聚，在碼頭分別時的一種離別的悵惘。歡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他們依依不捨地來到碼頭邊，享受分離前最後的愉悅。汽笛聲響起，打斷了這一切，這美好得像夢一樣的相聚終究是要結束；另一方面，也可以將整個意境視為一個夢。做夢者不是碼頭邊上的任何一個人，詩中的景象只是他自己的一種回憶或者想像，如今他又孤身一人來到碼頭，前行的汽笛將他從夢中喚醒，美好的夢碎入潮中。這樣的多義性，讓文本有了更為豐富的闡釋空間，也使得它的張力大大凸顯。

綜上所述，路羽女士詩歌中對立衝動的主題張力，首先彰顯了詩歌主旨的豐富性；互補互容的結構張力，則通過多層次的詩歌架構凸顯了詩的包容性；最後，錯位含蓄的語言張力，則是以打破常規，主客顛倒的方式，營造出了超越平常的夢幻之美。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區域文化，衍生出了它獨特的文學氣質，對路羽女士詩歌的研究，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廓清香港詩人的寫作特點，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具有差異性的民族共同體內的個人和族群之間的合作與交流，這對於港臺文學的研究是一個有益的補充。④

# 現代詩的曲徑：內視與外觀

## ——讀《周瀚短詩選》

■ 濠 健

由 銀河出版社出版的《周瀚短詩選》，是傅天虹主編的“中外現代詩名家集萃”短詩自選叢書的第三輯。該系列為中英文對照，影響頗為廣大。書的前言強調，叢書力求充分展示中外現代詩藝術體裁和表現手法的多樣化，盼能對中外詩的交流產生積極的影響。周瀚作為文學博士，香港詩人、作家，收入其詩作，屬自然之事。

讀《周瀚短詩選》，詩以短命名而不以類分之，可見編者的悉心。但無疑這是一本現代詩選，凡四十餘首。細讀之，從表現特徵看，主要有側重於傳統手法的一類，和相對現代的一類。和其他女作者一樣的是，表現愛情、親情的詩篇佔的分量較大，而這類作品由於直抒胸臆，手法相對傳統。另一類寫人生、社會的作品，由於進入的領域廣闊，表現的內涵豐富，筆意曲折，應用的手法相對現代與複雜，具有較高的藝術視域。

讓我們先看看周瀚的愛情、親情詩。這類詩有《春天裏的火車開往飛揚的青春》、《鬍鬚地》、《繡滿金魚的手絹》、《春天的戀曲》等等。

“親愛的，你就是春天裏的火車

在我的心靈路軌

不分晝夜地行駛……”（《春天裏的火車開往飛揚的青春》）

從表現手法上看，這是純粹的比擬描寫，準確性是它的要求。在現代抒情詩上，這類側重於外觀表現的詩實屬不少，形象、生動則需要發現的眼睛。難得的是，這列車不僅從早馳到晚，從時光的昨天到今天，從分開的那一刻開始，“我的路軌就沿著你的歸途，鋪設”這是一個雙向飛馳的列車，

你開向我，我鋪向你，何其的隆隆鏗鏘！

《鬍鬚地》構思別致，就我閱讀的範圍，至今還沒有看過有誰把愛情與鬍鬚聯繫起來寫。鬍鬚地，那南方“刺人的溫柔”；“散發夏天泥土狂野的味道”、“飄蕩在鬚間的口哨裏”；“我沿著鬍鬚地前行”、“觸摸到家鄉最原始的根”。這一切又是“進行一次有力而充滿憐愛的征服”！原始，狂野，征服看似粗糙與暴力，其實赤裸裸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愛的戀歌。

周瀚類似於此的愛情詩，在白描的基礎上增強了敘事視角的轉變和詩意立體。如《春天的戀曲》、《夏天的別離》等，很好地克服了現代詩由於外觀的直白和淺露，在意象的選擇上也不流於標籤式的一般與淺陋。對於中國傳統詩歌的繼承，周瀚則有著更多自己的判別與理解，她鍾情於詩歌的韻律與對仗，許多的詩篇充滿傳統的優美。除卻聲音還有畫面，那種意蘊的，色彩的，動感的，純粹的畫面，華美而豐盈。誠如《和風荷花戀》的韻腳，《港灣》的吟誦鏗鏘，色彩與場景的豐富流轉如《秋天的信約》、《繡滿金魚的手絹》，白茫茫的天地一色，濃霧與飛鳥的翅膀，紅色的木棉，閃亮的金魚和清冷的春天，心池卻是始終蕩漾，一詠三疊。

再說說周瀚的另一類寫人生、社會的詩作，這類作品由於視域開闊，意像紛呈，讀來繁複有味。現代而不生澀，垂曳更顯多姿。《土瓜灣的午後散步》、《孔子先生》、《致另一個城市》、《青春迷失在愛情的花園裡》等，便是這類作品。這是一片內視性較強的作品，它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作

膚淺的解釋。看似無關緊要的土瓜灣，午後的時光並不閒適！可以想像牛棚藝術村的空無一人，不是“一把大刀斜插在砧板上”的原因，但這是事實。空空蕩蕩的不僅是藝術村，包括曾經繁榮的各式商鋪，詩人感歎之餘追問：難道這個世紀的就業都是自雇和兼職？！那在馬路邊大聲吆喝的老人，是在推銷嗎？記憶的珠鏈只能借助午後的陽光閃閃發光。是追問？是懊喪？是懷念？不一而足。繁複而又多義的現代詩歌，在看似無意之中，顯現事物與生命的裡子與真諦！是當下香港的時代素描，具有較深的時代生活感。

孔子是感人的。《孔子先生》寫的是一個樸素的孔子，獨特的孔子。當然孔子可寫的有方方面面，《孔子先生》一詩主寫孔子佈道，寫十四年佈道路上他與眾學生的不同追求與殊途同歸。長沮與桀溺勸子路避世，隱者則與鳥獸同群，曾皙的最後悟道，如願與不如願都沒能阻隔孔子與他的學生“一起在沂水淋浴，一起在舞雩台吹風，一起唱著歌兒回家。”生活化的孔子，像流水一般普通，也正是真理是樸素的，孔子的儒學才沒在時間的長河中消失！詩意有如素馨花般，在反復的品味中彌發雋永。

《青春迷失在愛情的花園裏》是一個過來人對愛情夢幻破滅的尋找，伊甸園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像蜘蛛網吞噬每一個夜晚的激情”，而最終“青春在甜蜜的毒液中融化”。作者以過來人的身份，想勸那些年輕的戀人，不要一個勁地往裏闖！

這是她長時間在迷宮中的發現，生活中的愛根本不是花園。《致另一個城市》寫的是久久嚮往的愛人的城市香港，它曾經是我荔枝園下“摸到的另一個城市的外牆”。今天我終於奔向了“沒有關卡”的世界，哪怕豐碩已顯乾癟，黑髮已成枯草，“哪怕生命的木船即將駛向終點”。也是嚮往，也是決絕！

在周瀚這裡，由於現代詩的內視視角，讓她後來的詩有了新的轉變。我以為詩的直白必然破壞詩意自身的營造，從而缺少了審美層面上的心意與雋永。從藝術角度看，也必然顯示出許多的單薄和力度的不足。窗的視角是應該有的，曲徑通幽會平添更多的精彩！更何況還有更多的現代的荒謬，黑色和諷喻。

謝謝周瀚，讓我這個夏天多了一片生動的雲霓。<sup>④</sup>

(濠健，男，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碩士進修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國立華僑大學客座教授，泉州師範學院客座教授，中山大學客座教授。先後出版了散文集《懷念江河》、《懷念山河》、《雪祭》、《山河日月》，評論集《談文說藝》、《點擊文壇》，詩集《流》、《情寄空門》，戲劇作品集《獨自齋劇稿》，歌詞集《五星五環》等。先後幾十次獲得全國文藝作品獎。評論《從赫圖阿拉出發的民間詩情——林雪詩集《大地葵花》的美學構想》成為其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推薦文章。)

(上接第27頁)

開至荼蘼花事了，歲月可棲夢幾回

但願山水莫負蘭，青絲暮雪愛相隨

生命就像一本書，無論多麼冗長，總會有一個結局，而我們所有的歡笑與苦樂，都在閱讀的過程裏。開至荼蘼，靜觀一場花事的開敗，品味一場無悔的青春。那些流年裏所有青澀的微笑，都定格成了最美的韶華時光，經過歲月的打磨，被記憶凝成陳舊的故事。它從歲

月的長河中款款走來，闌珊了整個花季，留下一份永恆的回憶。<sup>④</sup>

(李筱蓉，筆名安之。上海出生，國內師範大學畢業後赴日留學，曾任日本東演劇團演員。在日本求學、工作數年後定居香港，從事語文教育工作，曾任香港考評局主考官，精通中英日三國語言。期間，於中國傳媒大學進修朗誦表演專業，學成後將朗誦藝術傳承於香港學子，多名學生曾榮獲全國各類詩朗誦比賽的最高獎項。)

# 開至荼蘼花事了，歲月可棲夢幾回

——讀木子《開到荼蘼》有感

■ 安 之

有幸與《開到荼蘼》這樣一本極好的書相逢，是難以不令人感到驚喜的。初見書名，心動不已，心想怎會有這般美妙的字眼，任誰看了都覺眼前一亮，忍不住心生歡喜。而這種喜歡，在每翻開一頁後，都愈發濃烈，因為每一頁的字字句句裏都有新的驚喜。在這本書裏，不同的故事中，看似含蓄婉轉的情節，無時無刻不鑲嵌著濃烈的情感，那忽而急促，又忽而舒緩的節奏感，牽動著翻閱者的心。

一年春事到荼蘼，開至荼蘼花事了。荼蘼花開，是一年花季的終結，荼蘼過後，無花開放。若真要說起來，每個人的青春都應當是一場花事，當歲月流逝，開至荼蘼，生命中最燦爛、最繁華的青春也伴隨著一場花事逝去，留下的是永恆的回憶。一如《開到荼蘼》一篇中傅太的故事，她在年少時，也曾與自己的愛人在校園裏度過一段美好的歲月，也曾有過轟轟烈烈的愛情，有過熾熱的青春——熾熱到儘管經過三十年，再次相見卻依然以眼淚、以沉默。開至荼蘼，當年華漸漸老去，儘管再相見的時候兩個人都已經不再是當初的容顏，但當初的那份悸動卻一直在心裏，不經意間便牽繞心弦。許多人的少年時代都曾有那麼一段感情，或是幸福的兩情相悅，又或是藏在心底的暗戀。也許最後不一定都是曾經幻想過的美好結局，但開至荼蘼回首往事，這段回憶卻會是青蔥歲月裏一段最美的旅途。

開至荼蘼，細細品味，會發現結果其實已經不

重要，最美好的都在悸動的過程裏。無論是傅太的熾熱青春，還是另一篇故事《那一天》中柏林與姑娘從偶遇到分開的過程，都是最好的樣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有的時候，在最美的時候逝去也未嘗不是一種幸福。柏林與姑娘的相遇，儘管最後是荼蘼，但也曾溫暖了柏林一天的心情；傅太與戀人近在咫尺卻不相認，因為他們總是希望對方記憶裏的自己依然是最美好的樣子，是對方心中永恆的、最柔軟的白月光。女為悅己者容，當我們真正在乎一個人、一件事的時候，總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樣子留在對方的眼裏、心頭。

這本絕妙的書籍，因其文字的婉轉優美，而具備了散文的優雅獨特，又因其故事的細膩動人，而獨具小說牽動人心的特點，作者通過少量的環境描寫、肖像描寫，和適度的語言描寫，以及較多的心理描寫與細節描寫，給每一個故事注入了豐滿有趣的靈魂，令讀者無不感慨稱奇。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在一些細節描述中被作者表現得淋漓盡致，如《那一天》中「每一天細細地梳理著自己的頭髮，帶著自戀的眼睛看著自己的好」，就將男主角何家熙的性格特點完美地呈現出來，使他的整個形象無比生動，讀者在讀到這段文字時，亦能夠在腦海中將這個人物鮮活化。而故事人物之間的情感交流，或是含蓄內斂，或是直截了當，都在語氣的起伏和表情的變化中，讓讀者如臨其境，感同身受，如此更顯得故事真摯動人。

(下接第26頁)

【作品評論】

# 推薦一本好書

——讀蕭忠生著《林則徐研究文集》有感

■ 潘 群

2018年6月20日上午，筆者出席福建省林則徐研究會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獲得蕭忠生同志著的由海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林則徐研究文集》（下稱《文集》）一書，感到非常高興。我連夜拜讀此書，收穫頗豐，認為，這是一本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書。在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為廣大幹部群眾提供了一份精神食糧。

《文集》作者是一名老社會科學研究者，早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先分配到中央文化部機關工作，不久，調回福建，在福州23中學任教13年，後一直在福州市社科院、社科聯工作。他從小就十分敬仰民族英雄林則徐，30多年來，撰寫和發表有關文章70餘篇，《文集》中的48篇就是從中挑選出來的，文章歌頌林則徐不同於一般的封建官僚，而是非常重視瞭解和研究外國情況。他主張改革開放，發展對外正當貿易，反對閉關自守，組織翻譯西方書報，探求外域知識，成為“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嚴禁鴉片，堅決反對外來侵略，成為“世界禁毒先驅”。不愧為中國近代偉大的民族英雄和愛國者。本《文集》有三個好：

1，這本書好在內容豐富，共有十大類篇，即綜合篇，歷官十四省篇，在福建、新疆篇，禁煙篇，反侵略鬥爭篇，敬仰歷史上民族英雄人物篇，師友篇，廉政篇，其他篇和大事記篇。概括了林則徐一生愛國愛民的感人事蹟，值得讚揚。

林則徐當他蒙冤被清政府發配新疆，告別家人時，寫下了“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千古名句，生動表達了林則徐不顧個人安危、忘我犧牲的堅強意志，也是他一生忠貞愛國的高尚品質的真實寫照。他以卓越的膽識領導了禁煙運動和抗英鬥爭，向全世界表明了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的堅強決心和意志。

林則徐禁煙的事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2，這本書好在作者長期研究、深入、挖掘、

搜集、整理與積累，增加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和故事。林則徐為官清正廉潔，反對貪污腐敗，努力發展生產，興修水利，關心民生，一生為國為民做了大量利國利民的好事，深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如在“廉政篇”中就講到林則徐為官清廉，執法嚴格；出差沿途不准搞迎來送往、勞民傷財、不講排場；不滿清朝社會腐敗，人民生活貧苦，要求改變這種面貌等。在“新疆篇”中講到林則徐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正確處理民族關係，搞好團結；組織民眾興修水利，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提高人民生活。

在“敬仰歷史上民族英雄人物篇”中講到：林則徐敬仰歷史上民族英雄和愛國者，如岳飛、李綱、文天祥、陳文龍、于謙、諸葛亮、白居易、范仲淹等。林則徐曾為他們修祠修墓，寫詩、寫文歌頌他們的業績和永垂不朽的精神，並以他們的功績自勉。

在“其他篇”裡寫了林則徐早期愛國思想的形成。林則徐出身於一個“無一尺之地、半畝之田”的貧寒的下層封建知識份子家庭。良好的家風、家訓造就林則徐從小就因刻苦讀書，成績優良，獲中秀才、舉人、進士。參加勞動實踐，對民眾的苦難比較瞭解和同情。

在“師友篇”中寫林則徐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師友，如鄭光策、陳壽祺、梁章鉅、張思誠、郭尚先、張際亮、孫爾准、關天培、林昌彝、王鼎、左宗棠、林雨化、魏源等，他們經常往來，互相交流，互相支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提高和進步。

3，這本書好在文字通俗易懂，史實闡述簡明扼要，有理有據，真實可信。這是《文集》作者數十年來，緬懷、紀念、敬仰林則徐的豐功偉績，鍾情文史，喜於考證，勤於筆耕的結果。具有可讀性、真實性、資料性和資政作用。也可以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讀物，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sup>④</sup>



# 香港兒童文學的 先驅者黃慶雲女士

■ 宋詒瑞

香港兒童文學的開拓者先驅者黃慶雲女士於2018年9月20日離世，享年98，雖說已是令人羨慕的高壽笑喪，但實實在在是本港兒童文學界的一大損失，聞者無不心酸。雲姨一生獻給中國兒童文學事業，是中國新文學史上重要的跨世紀作家，尤是對香港兒童文學貢獻良多，孜孜不倦於為本港兒童創作及教育事業，我們都稱她為雲姨，她的一生事迹值得我們兒童文學工作者永遠懷念。

## 雲姨的創作生涯

雲姨生於1920年，早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就讀中文和教育。廣州淪陷後來到香港，借讀於嶺南大學當研究生，專題是兒童文學。當時她讀到魯迅《狂人日記》中的一句“救救孩子！”大受震動，結合自己的興趣與專業特長，就立志要為兒童創作有益的讀物，就此投身兒童文學，一做70多年。

雲姨起初在香港小童羣益會感召下做義工為難童講故事，繼而自己動筆寫故事。1941年曾昭森教授創辦本港第一本兒童文學雜誌《新兒童》半月刊，邀請雲姨擔任主編，從此開始為少年兒童創作的生涯。

《新兒童》後來幾次搬遷到桂林、廣州，也曾停刊過，日後在廣州改名為《少先隊員》，雲姨一直任總編。期間曾獲得一筆獎學金赴美哥倫比亞師範學院就讀一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後曾轉戰香港、廣西、廣州，五十年代以後主要在廣州幾所大學任教，教授寫作方法與兒童文學，並任《廣東文藝》、《少年文藝報》、《少男少女》等雜誌

編輯，是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專業作家，還擔任過廣東作家協會副主席，及國際筆會廣州分會副主席及秘書長。雖然政務繁忙，雲姨仍堅持創作了大量各種形式的兒童文學作品，獲獎無數，一些作品還被翻譯成英、法、日、德、西班牙、烏爾都語。廣東兩家出版社曾分別編輯出版了《黃慶雲作品選》，收集了其中的精品。

八十年代末，雲姨重返香港安度晚年，曾任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顧問、香港《文采》雜誌總編輯，多次出任一些出版社編寫出版語文教科書的顧問，並經常舉辦講座與座談會，傳授寫作經驗，扶掖新生力量。期間雲姨筆耕不輟，為孩子們寫了大量精彩的故事童話童詩，並整理出版了數本自己的童話集和生活故事集。雲姨的兒童文學作品在港曾多次獲得香港兒童文學雙年獎，2009年並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度最佳文學藝術家獎。她還曾編輯了兩本分別介紹台灣及香港兒童文學作家的選集在國內及香港出版，促進各地兒童文學工作者的彼此了解。

可以說，雲姨為兒童貢獻了一生。

## 《新兒童》對本港兒童文學的影響

1941-1950年間雲姨陸續近十年在港主編《新兒童》雜誌對本港的兒童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

當年的雲姊姊只有21歲，對教育工作和兒童文學充滿熱情與理想，她自己說“我辦雜誌就像一個學生做功課，來接受老師的考驗，拼命把雜誌做好。”

雲姨不僅親自執筆為每期《新兒童》寫了不少童話、故事、童詩，並爭取到不少名家的支持，首先是熱心推行新文化的許地山先生，他為《新兒童》寫了兩篇童話《螢燈》和《桃金孃》。另一編輯呂志澄也寫了不少故事，畫家豐子愷、詩人歐外鷗、作家杜漸也常投稿，美術工作的骨幹是畫家李碩祥，常為故事配以插圖。雲姨還組織了外地很多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寫稿。雲姨選用圖畫和文字串成的科學日記作科普工作，並常舉辦讀者活動，在全國及南洋各地設置通訊員收集稿件。

更精彩的是當時雲姨還別出心裁辦起了“雲姊信箱”，回答小讀者的各種問題。雲姨覺得孩子雖小，但也可以讓他們了解一些社會問題，使他們關心社會，從小立下改造社會的決心。這信箱成了科學知識和社會問題的通訊和討論園地，大受小讀者歡迎，每天都收到幾十封來信，大部份都能得到雲姊姊真摯溫暖的回答。很多孩子還在信中傾吐了自身遭遇的社會或家庭問題，一訴心中之苦。雲姊姊運用了她的智慧和才能，憑着對孩子的一腔熱情，把《新兒童》辦得有聲有色、精彩紛呈，受到了香港乃至內地、南洋、歐美各地華人小讀者的歡迎。在那些水深火熱日子裏，這本《新兒童》雜誌就像一陣甜美的甘露降臨到孩子們的心靈中，滋潤着那久渴的精神園地。優美的故事、童話、童詩、圖畫帶給孩子真、善、美的營養，在他們心中播下文學的種子，為他們打開了另一個美好的世界。

請看日後的著名香港兒童文學家何紫先生是怎麼提到《新兒童》對他的影響的：“……我在灣仔做野孩子，做半個孤兒，但當我孤獨寂寞時，我找到了文學……我常常流連舊書攤，常把人家看過賣給“收買佬”又轉賣到地攤來的《新兒童》當珠寶，每當省下兩三角錢，就到地攤去尋心愛的書……我可以如數家珍般，記起這些作家與作品，就是這些兒童文學伴我度過童年，讓我的視界在小小四壁間展開了無垠的天地。”

正是這樣，《新兒童》當年成了少年兒童的好朋友，這些小讀者中很多成長為作家、畫家，其中不少成為本港兒童文學的中堅力量。

## 兒童文學創作的探索者和試航者

雲姨說：這個世界是朝着多元化發展的，我們也應該不拘一格，多方嘗試、探路，為多姿多彩多元化的兒童文學作試航員。

五十年代末期，她在兒童詩歌創作方面作了一些新的嘗試，與童畫家合作了一些詩配畫，汲取了傳統兒歌的特點，使文字能琅琅上口，可以用普通話和粵語來唸。配上清雅的水墨彩繪，每首童詩都能給人一種柔柔悠悠的藝術美。

試看下面兩首當時的作品：

### 《送秧苗》

搖小槳，划小舟，我送秧苗到田頭，一船秧苗千畝綠，一首新歌順水流。順水流，順水流，白雲跟我河裏走，魚兒擺尾天上游。

### 《種蓮子》

種蓮子，開荷花，種瓜子，結大瓜，不種子，哪有它？

——童詩集《花兒朵朵開》

後來雲姨又嘗試寫了《兒歌新唱》，一方面仍然是就着傳統兒歌的韻調發揮創意，另一方面是加入了更廣闊的內容，從不同角度表現兒童生活和心聲，如這首《搖搖搖》：

搖，搖，搖，搖到外婆橋，  
下了船來上飛機，美麗天空飛呀飛，  
坐過飛機坐火箭，一飛飛到天外天，  
外婆，外婆，睜開眼睛，  
請你看我變成一隻鷹還是一粒星？

\*\*\*

著名作家許地山曾對雲姨說過：“要創作我們自己的童話。”雲姨認為“我們自己的童話”就是要用童話的形式來反映當前的現實，童話的超現實性正是先立足於現實。她便作了一個新的嘗試——